

“朝向”義詞彙歷史語義地圖研究*

莊卉潔

[提 要] 漢語中的“朝向”義動詞具有多義性及多功能的特點。本文運用語義地圖方法,在全面考察漢語“朝向”義動詞“向”“對”“朝”“衝”“望”基礎上,將歷時演變和共時方言分布相結合,首先根據現代漢語方言構建“朝向”義動詞的概念空間,進而根據漢語史語料繪製歷史語義地圖,分析“朝向”義動詞語義演變的路徑及方向,進一步探索該語義場內各詞語法化的內部動因,厘清多義詞各語義功能間的真正聯繫。

[關鍵詞] 朝向義 語義地圖 語義演變 語法化

[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58 - 10

一、引言

漢語史上表示“朝向”義的常用詞有“向”“對”“朝”“冲(衝)”“望”等。^①該組詞從不同語義源頭引申出“朝向”義,都經歷作動詞,與表示處所詞一起構成動賓結構“V_{朝向義}+NP_{處所/方位}”後,又在不同時期逐漸虛化逐漸由動賓結構變為介賓結構表示有生或無生方向作狀語,最後又產生不同的演變路徑。

學界對該組詞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某個詞或某幾個的語法化研究。如:馬貝加(1999)、史冬青(2004)等對介詞“向”的萌芽及多樣化用法的研究;李琳瑩(1999)、石毓智(2001)、張美霞(2014/2015/2016)等關於“對”的語義特徵、語法化特點及演變過程的研究;馮春田(2000)、馬貝加(2002)等對“朝”的語義演變的研究;高顏顏、馬貝加(2013)對“冲”的語法化的討論。此外,還有近義詞的比較研究,因篇幅所限不贅述。從目前主要研究成果來看,該組詞在單個詞的語義、功能、語法化以及與相關介詞的比較等方面都取得了進展。但系統性的對“朝向”語義場歷時和共時對詞義之間的關聯進行研究的成果幾乎沒有,而且對一些詞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缺乏系統性,對同一概念場語法化關係的聯動研究仍存在不足。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漢語介詞的語義地圖研究”(項目號:23BY04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大語言視域中修辭與詞匯、語法互動研究”(項目號:20&ZD298)及中央財經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建設項目“語言與圖像信息的認知轉化”(項目號:020859919004)的階段性成果,並受中央財經大學“新苗學者”支持計劃資助。

本文將系統考察“朝向”義常用詞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共時語義分布，並結合詞彙歷時演變繪製語義地圖，進一步追溯“朝向”義常用詞興替的原因，概括該組詞語義演變的模式，探討詞彙語義演變之間的內在聯繫。

二、“朝向”義詞彙的共時語義功能考察

(一)“朝向”義各詞功能節點分析

本文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方言調查材料，選取“朝向”義常用詞的功能節點共 16 項：朝向、遠眺、去往、有生方向、無生方向、有生來源、經由、處所、處所源點、對象、關聯、受益者、處置、憑藉、平比、從來。參考《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詞典釋義結合以往研究成果，對這些功能進行簡要界定，並根據現代漢語方言及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3 個方言點所用的“朝向”義詞彙進行整理調查，構建“朝向”義概念空間。

1. “向”的語義功能分析

“向”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這個房間向陽。B. 有生方向，如：話向渠道。（寧波方言：話向他說。）C. 有生來源，如：沒錢了先向渠借上。（銀川方言：前沒了先向他去借。）D. 無生方向，如：小溪流向大海。E. 關聯，如：你別老向着他。F. 處所，如：我向呢處住佐一年。（東莞方言：我在那裡住了一年。）G. 處所源點，如：我向我朋友處來。（東莞方言：我從朋友那裡來）H. 所在時間，如：呢件事向舊年發生。（東莞方言：那件事在去年發生）J. 從來，時間副詞表示歷來、向來。如：他上班向來沒有遲到過。

依據《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②中 34 個點的“向”的語義功能，按語義功能由少到多建立以動詞“朝向”為核心的概念空間。首先，揚州、牟平、忻州、廈門、崇明、丹陽、上海、蘇州、武漢、洛陽、西安、徐州 12 個方言點，“向”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西寧、哈爾濱兩地有“朝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故可建立二者之間的聯繫。績溪、南通、太原、梅縣、于都有“朝向”“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黎川、海口、南寧、杭州、金華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南昌、萍鄉兩地有“朝向”“從來”兩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無生方向——朝向——有生方向——憑藉”“有生方向——關聯”語義功能的聯繫。

但寧波“有生方向”“關聯”“從來”3 個語義功能可能具有雙向聯繫，這違反了“語義地圖連續性假說”，具體應該建立“從來”與“關聯”之間的聯繫，還是依據歷史上某個中間的語義功能消失造成了共時平面的“斷鏈”現象，下文將從歷時語義考察角度去尋找答案。此外，濟南、銀川有“朝向”“有生方向”“有生來源”“無生方向”“關聯”5 個語義功能，目前無法根據現有調查建立語義功能間的聯繫。廣州有“處所”“處所源點”2 個語義功能，東莞方言有“所在時間”“處所”“處所源點”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處所——處所源點”之間的聯繫。

2. “對”的語義功能分析

“對”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他家房子對著南邊。B. 有生方向，如：你對他講清楚就沒得誤會了。（柳州方言：你跟他說講清楚就沒誤會了）C. 無生方向，如：他對著老榕樹磕三個響頭。D. 對象，如：大家對這個事都有看法。E. 關聯，如：渠對我儂有意見。（金華方言：他對我有意見）F. 處所，如：行對溪邊過去就會看見。（福建平和方言：從河邊走過去就能看見。）G. 經由，如：對大路行恰好行。（福建平和方言：從大路走好走。）^③

根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對”的概念空間。首先，建甌、福州“對”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西寧

僅有“有生方向”1個語義功能；柳州、蘇州僅有“關聯”1個語義功能。而南昌、太原、武漢有“朝向”“無生方向”2個語義功能；牟平有“朝向”“有生方向”2個語義功能；南通有“有生方向”“對象”2個語義功能；貴陽有“對象”“關聯”2個語義功能；可建立“朝向——有生方向”“有生方向——對象”“有生方向——關聯”之間的聯繫。

梅縣、杭州、洛陽有“有生方向”“關聯”2個語義功能，從語義引申的角度很有可能是詞義的演變造成的範圍縮小，某個歷史語義功能的消失造成的，下文將會進一步驗證。在以上功能節點聯繫的基礎上，根據方言實際用法可建立其他方言點之間的聯繫，如于都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個語義功能；揚州、上海、成都有“有生方向”“對象”“關聯”3個語義功能；東莞、廣州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關聯”3個語義功能；銀川“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3個語義功能；績溪、廈門、南寧、丹陽、金華有“朝向”“有生方向”“關聯”3個語義功能；萍鄉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關聯”4個語義功能；婁底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關聯”4個語義功能可以將以上兩兩相連的功能接連；再如長沙、萬榮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4個語義功能；忻州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4個語義功能；南京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關聯”4個語義功能；濟南、烏魯木齊、海口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5個語義功能，《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3個方言點中“對”均無“經由”功能用法，可建立的“朝向——有生來源”“有生方向——憑藉”“朝向——無生方向”的聯繫。

3. “朝”的語義功能分析

“朝”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學校朝海。B. 有生方向，如：他朝我笑。C. 無生方向，如：這條路一直朝裡走就是他家了。D. 平比^④，如：他長底不像我，朝咧他媽咧。（烏魯木齊方言：他長得不像我，像他媽媽。）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朝”的概念空間。首先，黎川、南昌、太原、溫州、福州、西寧方言方言中“朝”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銀川方言僅有“無生方向”1個語義功能。濟南、南通、哈爾濱、忻州、成都、貴陽、丹陽、杭州、金華、寧波、蘇州、柳州、先有“朝向”“無生方向”2個語義功能。績溪、南京、崇明、上海、武漢“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個語義功能；烏魯木齊有“朝向”“有生方向”“平比”3個語義功能。根據已上調查，可建立“有生方向——朝向——無生方向”3個功能節點的聯繫。目前尚無法確定烏魯木齊方言中“朝”的“平比”功能的語義來源，下文將從歷時角度進一步討論。

4. “衝”的語義功能分析

“衝”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那個窗戶衝南。B. 有生方向，如：他老是衝著我笑。C. 無生方向，如：他衝著南方拜了又拜。D. 對象，如：衝這個事情，我也得讓你進入下一輪比賽。E. 憑藉，如：衝你這麼好學，一定能有成就。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衝”的概念空間。首先，除牟平、洛陽方言僅1個語義功能外，濟南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3個語義功能，太原、哈爾濱有“有生方向”“對象”“憑藉”3個語義功能，可建立“朝向——有生方向——憑藉”“有生方向——對象”的聯繫。

5. “望”的語義功能分析

“望”的功能節點有：A. 遠眺，視覺動詞，向遠處看，如：登山遠望。B. 有生方向，如：望他笑了笑。C. 無生方向，如：我望出走，他望裡進，正好碰上。（哈爾濱方言：我往出走，他往裡走，正好遇到。）D. 受益者，如：我望你掃地下。（溫州方言：我替你掃地。）E. 處置，如：望花瓶扭走。（溫州方

言：把花瓶拿走。)⑤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望”的概念空間。首先，梅縣、于都、烏魯木齊、雷州、海口、貴陽等 15 個方言點僅有 1 個語義功能。其次，南昌、南京、太原、上海有“遠看”“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黎川、銀川、蘇州有“遠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無生方向——遠眺——有生方向”之間的聯繫。

溫州有“遠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受益者”“處置”5 個語義功能，參考莊卉潔(2020)所建立的“跟隨”概念空間，可建立“無生方向——遠眺——有生方向——受益者——處置”之間的聯繫。⑥

揚州、西安有“無生方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從語義引申的角度很有可能是詞義的演變造成的範圍縮小，某個歷史語義功能的消失造成的，下文將進一步解釋。

6. “往”的語義功能分析

“往”的功能節點有：A. 去往，動詞表示到……去。如：小李明天往北京。(小李明天去北京。) B. 有生方向，如：往人堆裡走(柳州方言：你跟他說講清楚就沒誤會了。) C. 無生方向，如：往外走。 D. 經由，如：渠往哪的行？往亞條路行。(南寧平話：他從哪走的？從那條路走。)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往”的概念空間。成都、貴陽、萬榮方言“無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武漢、婁底、洛陽、西寧方言有“去往”“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柳州方言有“無生方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南寧平話有“去往”“無生方向”“經由”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經由——無生方向——去往——有生方向”之間的聯繫。

(二)“朝向”義概念空間的整合

結合各種詞典和方言用法，以“朝向”為核心對上述各詞的各功能節點的聯繫進行整合，得出以“朝向”義為核心的概念空間，總括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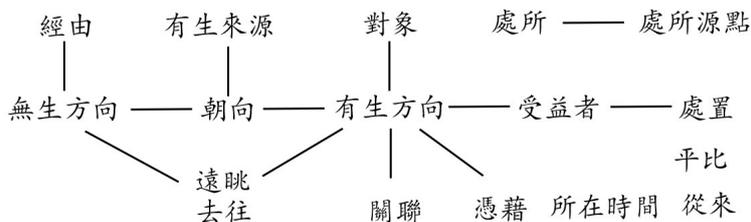


圖 1 “朝向”義概念空間

從圖 1 可以看出各功能節點間的聯繫及親疏遠近，僅依靠共時語料還不能確定該圖中的部分功能節點之間的聯繫，下文將通過歷時語義考察，結合各詞語義演變和語法化的路徑，從歷時角度建立各語義節點的聯繫，然後再利用方言語料繪製共時語義地圖對歷時的概念空間進行驗證。

三、漢語“朝向”義詞彙的歷時演變

(一)上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

上古漢語時期表達“朝向”義的常用詞有“向”與“對”。“向”本義“朝北的窗戶”，先秦引申出“方向、去向”“朝向、對著”等義，如：

(1) 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晏子·外篇》)

(2) 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戰國策·中山策》)

(3)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史記·龜策列傳》)

“向”最初表示“朝向”義是“方位詞+V_向”,隨著方位詞後移,出現了“V_向+方位詞”的用例,先秦時期“向”的賓語範圍不斷擴大,逐漸由方位詞擴展為可以作為方位參照點的無處所意義的名詞、人稱代詞、處所詞等。

從“向”的語義要素來看,其名詞語義包含[+方位][+朝向]語義要素,引申為動詞後首先出現了“朝向”義。例(2)(3)中“向”處於V₁+NP+V₂的連動式中,從語法化的結果來看,“漢語史上V₁V₂的句法結構容易發生語法化,且發生語法化演變的動詞大都是由於句法位置的改變,進入偏正式的連動結構中,作為非中心動詞成分,這些動詞在結構和語義上依附於其前或其後的中心動詞。這種處境和地位導致這些動詞的動作性減弱,詞義抽象化。與此同時,其語法功能也會相應變化,或在中心動詞前作狀語,或在中心動詞後作補語。詞義的進一步虛化,又使得這些動詞發生語法化:作狀語的動詞轉變為介詞,作補語的動詞轉化為助詞。”^⑦但並非所有處於V₁V₂結構的動詞都能語法化為介詞。漢語動詞實現介詞化的連動結構一般關涉到三個成分V₁、NP、V₂,及這三個成分之間的三層句法語義關係(即V₁與NP、NP與V₂、“V₁+NP”與V₂)。^⑧每個成分的語義和每層關係的性質都可能制約V₁是否介詞化及其介詞化的程度。V₁要實現介詞化,首先要具備一定的語義特徵;其次語義特徵要能“溢出”到NP,即NP應有與之相宜的語義特徵;最後“V₁+NP”與V₂的關係也應從連動關係演變為偏正關係。整個上古漢語時期,“向”作為介詞已經開始萌芽,首先出現的是“方向”功能,由於“向+賓語”由於語序的變化,加上連謂結構的使用頻率增高逐步使其語法化程度加深。

“對”本義是“回答”,在先秦已經有動詞“朝向”義的用例,如:

(4)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管子·霸形》)

(5)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禮記·檀弓》)

(6)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史記·日者列傳》)

從“對”動源義的語義要素來看,可分析出三個義素[+對象][+言語][+應答],一般對話者相向而立,隱含有[+對象][+相向][+方向]的語義特徵,其後的賓語隱含有表示處所的特點,故可以引申出“朝向”義。這一時期“對”也出現了V₁+NP+V₂連用句式。



圖2 上古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

上古漢語時期“朝”“衝”“望”“往”均尚未見到動詞“朝向”義用例,但各詞都已具備引申出“朝向”得到關鍵性語義要素。如:“朝”本義“早晨”,先秦已由名詞義引申出動詞“朝見、朝拜”義,“朝見、朝拜”具有[+方向][+對象]的語義要素。“衝”《說文》:“通道也”本義“通途、大路”,先秦可作動詞表示“沖擊”義。從語義上看“衝”的“衝擊”義隱含[+對象][+方向][+運動][+位移]的語義要素。“望”本義為“向高處看、向遠處看”,也隱含[+方向][+對象]的語義要素。“往”《說文》:“之也”本義是“到某處去”,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詞,甲骨文中就以出現,先秦使用頻率很高。這一時期“往”後一般不直接帶賓語,尚未引申出“朝向”義。但就“往”的語義特點來看,它含有[+方向][+方位][+趨向][+目的地][+移動]的語義要素。以上各詞其後賓語隱含[+處所]特點,如

“朝見”的對象可體現朝見的處所，“遠眺”的目標也具有處所性，“到某處去”也指向去的處所。

上古漢語時期動詞“朝向”語義場基本穩定，以“向”為主導，“對”與“向”在上古後期展開激烈的競爭。其他各詞引申出“朝向”義的動源義不同，但在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受到與方位詞搭配的形式影響，其次在語義上也隱含[+方向][+對象]等關鍵性語義特徵。根據語義分析，可構建上古漢語時期以“朝向”義為核心的概念空間(如圖2所示)。

(二) 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

中古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沿襲了上古時期的狀態，但各常用詞語義功能及用法又產生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向”在中古時期進一步語法化，介詞用例大幅增加。“向”在中古漢語語料庫中總出現頻次為1,611次，其中動詞用例佔41%，介詞用例佔58.2%，剩下零形地有作副詞的情況。這一時期，“向”的主要句式為 $NP_1 + V_{1(向)} + NP_2 + V_2 + (O)$ ，在“向”構成的連動結構裡，第二個動詞為主要動作，“向”只起介引對象的作用。^⑨

這一時期“向”的介詞功能繼續擴展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有生來源”“處所”“關聯”等，其中表示“+有生/無生方向”比較常用，其他功能用例較少。如：

(7) 治馬中穀方……向上提之，令皮離肉，如此數過。(《齊民要術》卷六)

(8) 於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禮。(《修行本起經》上卷)

“對”在中古時期仍是以動詞用法為主，介詞用例較少見。這一期時期“對”的核心義仍是“對答、回答”。“朝向”義的用例較上古漢語時期有所增加，所帶賓語範圍不斷擴大，其賓語多為人稱代詞、處所詞，或具有處所指名的名詞等。“對”開始進入 $NP_1 + V_{1(對)} + V_2 + (O)$ 句式，但用例並不多，還沒有明顯地語法化用例。張美霞指出：“回答”義動詞“對”的虛化發生於非現場報道言語行為句，即間接引語句和表示言說行為的陳述句，發生重新分析的句法結構可以描述為 $NP_{表人} + 對_v + NP_{表人} + V_{言說} + NP_{某事} > NP_{表人} + 對_p + NP_{表人} + V_{言說} + NP_{某事}$ ，正是這種句法構式的變化使“對”具有了語法化的充分條件。^⑩再加之語義搭配關係的改變， V_2 不再局限於言語類動詞，如：

(9) 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世說新語·方正》)

(10) 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顏氏家訓·風操》)

“望”由“遠眺”義引申出“朝向”義。在東漢“望”就進入“ $NP_1 + V_{1(望)} + V_2 + (O)$ ”句式，其中 V_2 多是表示處所/方位詞+動詞”結構，已經呈現介詞的雛形，如：

(11) 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後漢書·方術列傳》)

(12) 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世說新語·豪爽》)

此時“朝”“衝”“往”仍未引申出動詞“朝向”義。“朝”作動詞“朝見、朝拜”義的用例較之前增多。“衝”在中古時期用例較少，共見57例，22例用作動詞表示“猛烈地撞擊”。“往”在中古漢語時期語義沒有太多的變化，尚未出現“朝向”義，但也出現了語法化的傾向， $NP_1 + V_{1(往)} + NP_2 + V_2 + (O)$ 句式增多，馬貝加指出：“往”是運行動詞，賓語是表示處所的名詞。^⑪對於“往”來說，不存在賓語擴大範圍的問題。關鍵在於 V_2 的次類性質變為具有處所指名的詞，如：

(13) ……大善男子，往沙門邊，修行梵行。(《佛本行集經》第三十六卷)

(14) 是故恒來往彼觀看此之地處。(《佛本行集經》第二十七卷)

整體來看中古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沿襲了上古時期的狀態，表示“朝向”義的主導詞仍是“向”，“朝向”語義場內的詞彙或語法化或有了語法化的傾向，其中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是“向”，其

次是“對”和“望”，這四個詞發生語法化的條件是：a.在語義上至少隱含[+方向][+對象]等語義要素。b.其後賓語為處所詞或具有處所指向性；c.進入同樣的句法結構 $NP_1+V_1+V_2+(O)$ ；d.語義中心向 V_2 轉移， V_2 具有處所指向性。從這一時期的語義分析來看，可以構建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的概念空間，如圖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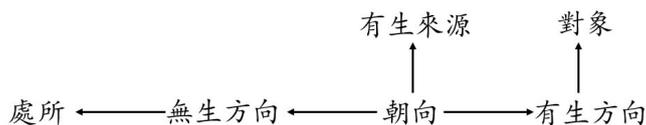


圖 3 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

(三)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的詞彙發生較大的變化，主導詞仍是“向”，但除“對”“朝”外，出現“衝”“望”“往”等新增成員。

這一時期“向”的介詞功能進一步擴展，除“有生方向”之外，還發展出“有生來源”“對象”“平比”“關聯”“經由”“處所”“處所源點”等功能。元明以後各功能用例大幅增多。唐五代以後， $NP_1+P_{1(向)}+NP_2+V_2+(O)$ 句式中的 V_2 多為表示言語行為的動詞，如：“曰”“云”“說”“道”等，由此引申出“有生來源”“處所”“處所源點”，如：

(15) 先向鹿園談四諦，後到靈山說一乘。（《敦煌變文集新書·押座文》）

(16) 居士向宅中作念，言了便行。（《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碎金》）

整體來看，這一時期“向”既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向或方位，又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處所，或動作行為發生的起點，如：“向道中”“向鹿園”“向宅中”等中“向”的功能究竟如何，要根據具體的上下文來綜合判斷。元代以後“向”還發展出“時間原點”的功能，這是現代漢語方言中所沒有的，如：

(17) 將知田補乾坤主，恰向登高節日生。（《敦煌變文集新書·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18) 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山曰：向后不得辜負老僧。（《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七卷）

“對”在近代漢語時期，介詞語義功能也相應增多，其中用例最多的是“有生方向”和“對象”，“對”後的動詞 V_2 多是言談類動詞，“言談對象”天然的可表示一定方位、處所指向，故也引申出“無生方向”“處所”等功能，但比較少見。如：

(19) 淨能見苦推辭，對皇帝前乃作色怒曰……（《敦煌變文集新書·葉淨能詩》）

(20) 對一天星斗跨雕鞍，不由我倦憚。（《元刊雜劇三十種·蕭何月夜追韓信》）

“朝”在近代漢語時期主要用作動詞表“朝向”義，唐宋時期 $NP_1+V_{1(朝)}+NP_2+V_2+(O)$ 句式增多，“朝”的賓語範圍又進一步擴大，開始由一般的處所詞充當。至此已有語法化的傾向，偶有作方向介詞的用例，如：

(21) 欲朝青瑣去，羞向白雲看。（王烈《酬崔峒》）

(22) 驄馬朝天疾，台鳥向日飛。（劉商《送楊間侍御拜命赴上都》）

明代以後， $NP_1+P_{1(朝)}+NP_2+V_2+(O)$ 句式使用頻率增高，且 V_2 的語義類別擴大，如表示身體姿勢的動詞、言談動詞、一般行為動詞等，“朝”迅速產生了多種介詞功能，如“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處所”等，如：

(23) 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

(24) 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也不計其數。(《西游記》第十五回)

正如馬貝加所指出:“朝”的語義變化受到構式、 V_2 詞類變化、 NP_2 語義擴展的三重原因所致。^⑫

“衝”在近代時期[+方向]義素強化有較少的介詞用例,主要表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當 V_2 的動作行為表示的是使 NP_2 获益的事件時,“衝”就引申出了“憑藉”功能,如:

(25) 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自不殺他。(《朱子語類》第四十八卷)

(26) 我是衝著我這個朋友前來救你。(《續小五義》第四十九回)

“望”是近代漢語裡的新興介詞,從“望”的介詞用例來看,“望”也主要表示動作行為多朝向的方位或處所。馬貝加指出:唐五代及其以降“望”的介詞功能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望”的介詞身份已經非常明確。^⑬明清以後“望”的介詞功能更加豐富,有“處所源點”“處所終點”“受益者”等,如:

(27) 如醉人朦朧而行,雖然即醉,隱影望家而行。(《敦煌變文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

(28) 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水滸傳》第二回)

從明清以後的用例來看,“望”的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望”從介引方位、方向發展出“有生方向”的功能,而“有生方向”有隱含有[+對象]的特徵,所有又可引申出“有生來源”“受益者”,漢語史上“有生方向”“受益者”共詞化的現象非常常見。

此外,從受益到處置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語法化的特徵,如:曹志耘對金華湯溪方言的“幫”的語義特徵進行研究,指出湯溪方言“幫”由介引“有生方向”進一步語法化產生“處置”的功能。^⑭陳澤平調查福州方言“共”指出其也是由介詞引進受益者演變為處置功能。^⑮張敏指出漢語方言主要間接題元中“受益者”和“處置”的聯繫。^⑯從近代漢語來看“望”的賓語為 V_2 的受事賓語,致使整個句子的處置的語義顯現。

“往”的核心義一直是“到某處去”,唐五代以後在該語義場被“去”所取代,失去了該語義場的主導地位,因經常處於 $NP_1+V_1(往)+NP_2+V_2+(O)$ 的句式, V_2 又多由“去”充當,導致“往”的動詞性逐步消失發生語法化,如:

(29) 法華和尚聞語,逐袖內取出合子,已龍仙膏往頂門便塗。(《敦煌變文集·韓擒虎話本》)

(30) 婆婆,我如今往莊上去計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31) 眾軍道:“挑往那里去?”(《水滸傳》第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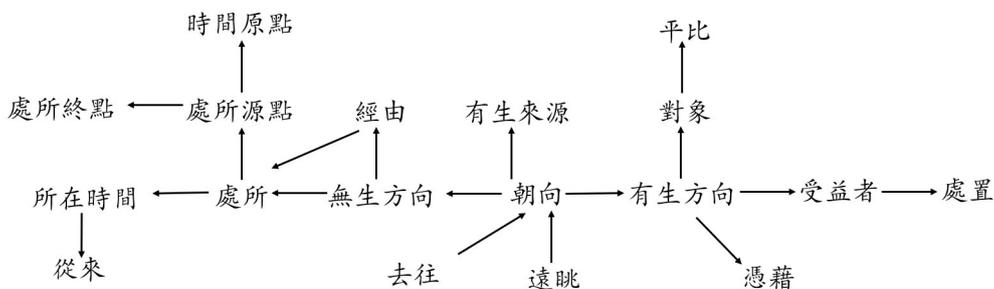


圖 4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

由以上例證看,“往”與“望”的語法化基點不同却殊途同歸,再加上語音相近,在作介詞時經常

混用。“望”與“往”在明清時期出現介詞功能的重合,根據語言經濟性原則,功能重疊會導致其中一個逐漸淡出,另一個最終成為主要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功能承載者。

可以說,明清時期是近代漢語介詞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明清時期很多介詞的功能都有所增加,也有一些兼職過多的介詞部分功能被後起的介詞所取代。從語言發展來看,這與漢語表義日益精密化的趨勢相符合。綜上,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的概念空間如圖 4 所示。

四、小結

“朝向”義常用詞在漢語史上先後出現過“向”“對”“朝”三詞的競爭,三詞的歷時興替不僅體現了主導詞的競爭,還體現了一個詞內部各個義項也在此消彼長的競爭。中古以前表示“朝向”義的主導詞是“向”,常用成員還有“面”“對”,邊緣的成員還有“朝”。中古時期“面”逐漸邊緣化,“對”與“向”展開了競爭,隨著 NP₁+V₁+NP₂+V₂+(O) 句式的高頻出現,及二者賓語範圍擴大,語法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的主導動詞逐漸被“朝”取代,這一時期新增的表示介詞“無生方向”“有生方向”的還有“衝”“望”“往”。可能在進入“朝向”概念場後,受場內核心詞“向”“對”的家族性的影響,它們迅速在“朝向”義的基礎上發展出若干介詞功能,如:“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等功能。在歷時與共時語義地圖的比較分析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詞義的演變往往非常複雜,古汉语的常用詞在共同語和方言里的變化是一致的。語義地圖既能顯示出同一概念場不同詞的語義的演變情況,又能凸顯共時平面詞彙的地域特色,是詞彙研究的一大利器。從上文分析來看,粵語“向”的介詞功能在魏晉時期語法化萌芽,唐宋時期進一步發展,充分展現了詞彙語義演變的歷史層次性。

第二,歷時語義地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也富含更多信息內容。與在各種詞典和方言用法基礎上所建立的漢語共時平時的概念空間圖 1 相比,漢語歷時的空間概念圖 4 包含更多的功能節點,還為共時平面懸空的功能節點建立聯繫,並且這些代表聯繫的連線大多是有方向性的,更好地凸顯語義演變的過程。結合《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方言點“朝向”義各詞的語義功能來看圖 4 基本符合語義地圖連續性假說,由此來看歷時語義地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也富含信息更多,除了有語義引申志向,還可能彌補共時平面的語義斷鏈,及功能節點的遺漏。能夠看出在圖 4 中多出的功能節點和建立的相關聯繫正巧是帶有地域特色,並且能夠與方言相呼應。

從普通話和各方言的語義地圖來看,漢語的“朝向”動詞在語義演變的方向上具有某些普遍的傾向,如在引申出“朝向”語義後,語法化後又發展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經由”“處所”等功能,雖然各詞動源義差異較大,但後來都匯合於“朝向”義,由此語法化,並展現了不同的發展方向,每個詞根據具體詞源義、語義側重點每個詞擴展方向除了具有家族性外又有自己的特性。整體來看,漢語史上“朝向”義詞彙的語義演變路徑,都從具有方向、對象、朝向等核心義素的名詞/動詞引申出表示“朝向”的動作開始,然後有兩條路線,概括如下:

朝向義動詞>有生方向>對象/受益者/憑藉

朝向義動詞>經由/處所>處所源點>時間源點

当一个語義演變路徑形成之後,其他具有語義相似性的詞就會產生相同或相似的語義演變路徑,如:陳澤平指出福州方言的“肘”由動詞“頂撞”引申出“朝向”義,進而語法化為方向介詞,如“肘瓶瓶嘴傾裡去。(對準瓶口倒進去)”。^⑩嚴寶剛指出北京話“奔”的語法化鏈條是“動詞——方

向介詞——憑藉介詞”。^⑩再如唐宋時期“問”因其包含[+對象][+方向]等語義要素,引申出“朝向”義(朝向受話人),進而語法化為生方向介詞,如“何不問葉淨能求雨”,甚至在漢語史上還曾引申出介處所功能。

第三,誘發各詞語義演變的深層動因既包括詞源義的制約、句法構式的改變,還包括語義方面 V₂ 和 NP₂ 的次類變換。造成各詞語義演變不同路徑的原因主要是詞源義和 V₂ 和 NP₂ 的次類變換。句法位置和組合關係的變化,讓一個詞有了虛化的發展方向,V₂ 和 NP₂ 的次類變換催化加速了虛化的進度和由此產生的虛詞的衍生語義功能,而實詞的詞源語義特征決定了語義演變的路徑,“向”的虛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綜上,從語義要素分析來看“向”是“朝向”義最核心成員,其次是“對”與“朝”,“望”與“往”相對邊緣。“朝向”義各詞作為介詞一詞多義現象十分常見,各介詞功能之間有先後順承關係。比如當 V₂ 的動作行為是有利於 NP₂ 的,那麼介詞就會產生介引受益者的功能,受益者也隱含有動作行為的針對性,它和所對者都屬於“對象”類這一大範疇,二者有著語義上的關聯性。語義地圖的優勢就是能把語義關係內部的機制描繪出來,歷時性的語義地圖更是具有解釋性,如從跨方言共時平面來看,“朝向”義的各詞多數具有雙向演變關係;但從歷時層面來看,每個詞的優異演變都是單向性的。

①古代漢語“面”由本義“頭的前部”引申出動詞“朝向”義,但“面”一直是“朝向”義的邊緣成員,沒有進一步發展為介詞,故沒有納入本文考範圍。

②李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莊初升:《閩語平和方言的介詞》,廣東韶關:《韶關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

④平比是將兩種事物的狀態、性質拿來相比,表明它們的程度是相等的,“朝”的“平比”只限於“生物學或遺傳方面的相似性”。

⑤姜淑珍、池昌海:《從視覺動詞到處置介詞——溫州方言“望”的語法化和語義地圖》,杭州:《漢語史學報》,2018年第2期。

⑥莊卉潔:《基於語義地圖模型的漢語常用詞語義功能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

⑦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北京:《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⑧何洪峰:《動詞介詞化的句法語義機制》,太原:《語文研究》,2014年第1期。

⑨蔣紹愚:《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5年。

⑩張美霞:《處所介詞“對”的產生、初步發展與消亡》,成都:《漢語史研究集刊》,2016年第1期。

⑪⑫⑬馬貝加:《介詞“沿、往、望、朝”的產生》,浙江溫州:《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⑭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⑮⑯陳澤平:《福州方言處置介詞“共”的語法化路徑》,北京:《中國語文》,2006年第3期。

⑰張敏:《空間地圖和語義地圖上的“常”與“變”:以漢語被動、使役、處置、工具、受益者等關係標記為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報告,2008年。

⑱嚴寶剛:《北京話介詞“奔”的產生和發展》,湖北荊州:《長江大學學報》,2011年第7期。

作者簡介:莊卉潔,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助理教授,博士。北京 100085

[責任編輯 桑海]